

探险

《瓦尔登湖》现在被公认为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探险文学作品之一，但作者本人更愿意把它说成是一个科研项目。也许在他看来，用临床医生一样的冷静口吻有助于取信于乡邻，能够让自己看上去不至于那么游手好闲，而是在有板有眼地从事科学研究。或者他已经意识到，瓦尔登湖离城太近，况且自己几乎每天都会进城，因此任何与“探险”沾边儿的说法都显得夸张，难免遭人耻笑：毕竟，对于康科德城的大多数居民来说，梭罗不过是借爱默生的宝地搞搞露营罢了，其实和一个孩子在自家后院里露宿没什么两样。

当然，若细究此事还另有隐情。梭罗本人很喜欢阅读旅行类的书，特别是探险故事。但他同时认为这种趣味是一种罪过，因此反对读这一类书取乐。“在我的工作之余，我还读过一两本浅近的关于旅行的书，”他在《瓦尔登湖》中忏悔说，“后来我自己都脸红了，我问了自己到底是住在什么地方。”在《瓦尔登湖》最后的《结束语》一章，梭罗用开头的一整段文字探讨这个问题，并且直言不讳地劝告读者：“让你自己成为考察自己的江河湖海的门戈·派克、刘易士、克拉克和弗罗比秀之流吧。……你得做一个哥伦布，寻找你自己内心的新大陆和新世界，开辟海峡，并不是为了做生意，而是为了思想的流通。……到你内心去探险。这才用得到眼睛和脑子。只有败军之将和逃兵才能走上这个战场，只有懦夫和逃亡者才能在这里入伍。”

然而问题在于，连梭罗也认为这一点很难做到，究其原因与他对待写作的矛盾态度有关。首先，邻居们不久就会发现，他的大多数时间都消磨在写作上，而不是到林子里探险或打猎，那么

新书摘

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被一代代中国读者奉为经典。新书《瓦尔登湖断章》从梭罗原著中提炼出容易被读者忽视的40个细节作为主题,深入描述和解析,以梭罗的方式解读梭罗。作者认为,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中颂扬的,其实是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那些事物:一个不大不小的湖,一条穿过树林的小路,与我们共享同一片天地的动物,夜空,故乡,三两知己……它们随着四季的更替,伴着一天里不同的晨光以及我们情绪起落而变化万千。梭罗所有的体悟都归于他真正关心的问题:如何才能找到最好的方式来度过一生?

以梭罗的方式解读《瓦尔登湖》

□ 罗伯特·瑞

他又怎么能把羁留湖畔的这段时光描述为“一场探险”呢？梭罗对于写作并不笃定，他在瓦尔登湖期间完成了《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》的草稿。在这本书中他承认，“很难在一本日记中写下任何时候都令我们感兴趣的事儿，因为写日记并不是我们的兴趣”。

梭罗的创作生涯，或者说他的生命，最终会超越这种矛盾，焕发出一派生机。《瓦尔登湖》会成为他的第一篇宣言，不仅对他自己如此，对于读者来说亦然。他的写作非但没有将探险之门关上，反而使之开启。事实上，梭罗通过写作实践的，正是后来萨特笔下的人物安东尼·罗昆丁（《恶心》）领悟到的：“要使一件平庸无奇的事成为奇遇，必须也只需讲述它……当你生活时，什么事也不会发生。环境在变化，人们进进出出，如此而已。从来不会有开始。日子一天接着一天，无缘无故地。这是一种没有止境的、单调乏味的加法。”

可是当你讲述生活时，一切都变了。

这种说法的诱人之处在于，你会觉得这样的讲述会化为一道魔咒，让周遭的一切，甚至我们自身，都焕发出别样的光彩。然而梭罗通过讲述要打开的，却是带着觉察的一双慧眼。只有用不带陈规陋习的眼光去看待世

界,我们才有可能担负起尼采所倡导的那种责任,“作为叫作‘人’的那个内在世界的冒险者与环球航行者,……作为‘测量者’”。当然,在离开瓦尔登湖之后的那些年月里,梭罗仍旧主要靠当测量员来维持生计,但他依旧每天不间断地写日记。他终将明白一点,那就是,写作能让最平凡的日子也成为一场探险,不管它是多么平淡无奇、波澜不惊。

色彩

维特根斯坦说过“色彩启人哲思”，梭罗笔下的色彩恣肆挥洒，其天分又从何而来？在《湖》一章，梭罗描绘出一幅瓦尔登湖的画卷，他先是写道：“我们康科德地方的水波，至少有两种颜色，一种是站在远处望见的，另一种更接近本来的颜色，是站在近处看见的。”

但他并没有就此搁笔。在随后的文字中，他一口气使用了二十九种不同的颜色，来描述身边的湖泊和河流，它们在不同的季节、不同的天气，从不同的角度看过去，样貌各异：蔚蓝、深蓝、深石板色、绿色、草绿色、天空的颜色、澄黄、淡绿、制服一样的深绿、异常生动的碧绿、葱翠、蓝色与黄色调和在一起，彩虹中的原色，比天空更深湛的蓝，一种无可比拟的、

不能描述的淡蓝，比天空还更接近的天蓝色，原本的深绿色，混浊的深绿色，玻璃似的带绿色的蓝色，就如空气一般……毫无颜色、绿晕、黑色或很深的棕色、淡黄、大理石一样的白。

就某种意义而言，梭罗似乎提前道出了维特根斯坦的观点，颜色词并不仅仅指称业已存在的质素，它还将我们的感觉强加于世界。不过在这个段落里，梭罗显然把瓦尔登湖比拟成了永恒的乐土，甚至是人类堕落到人间之前的伊甸园的遗存，因此未免有些自相矛盾：“也许远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乐园时，那个春晨之前，瓦尔登湖就存在了，甚至在那个时候，随着轻雾和一阵阵的南风，飘下了一阵柔和的春雨，湖面不再平静了，成群的野鸭和天鹅在湖上游着，它们一点都没有知道逐出乐园这一回事。”

忆及童年时代在湖边嬉戏的时光，梭罗对瓦尔登湖的恒常不变再次发出了赞美：“然而，据我们知道的一些角色中，也许只有瓦尔登湖坚持得最久，最久地保持了它的纯洁……虽然伐木的人已经把湖岸这一段和那一段的树木先后砍光了，爱尔兰人也已经在那里建造了他们的陋室，铁路线已经侵入了它的边境，冰藏商人已经取过它的一次冰，它本身却没有变化，还是我

在青春时代所见的湖水；我反倒变了。”

纯洁依旧的瓦尔登湖是梭罗塑造的中心意象，然而湖水不断变换色彩，又使得这不变的意象显得摇曳多变；如果瓦尔登湖并非一成不变，那么在梭罗的书中，又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呢？这其实涉及《瓦尔登湖》的一个核心问题：看来，作者写这本书时既不满足于一五一十地记录事实，也无意于花费心力去制造出某种超验主义的象征物。更何况，即便梭罗确实有意借助某种自然现象象征某种事物，他也不确知那象征之物到底为何物。一方面，湖水的颜色闪烁摇曳，变幻莫测，恰恰是大自然无常变化的象征；另一方面，同一个湖对人类带来的改变无动于衷，梭罗借此揭示的，正是维吉尔在成熟的葡萄和果树间发现并用文字记录下来的真相：“世界依旧。”



《瓦尔登湖断章：
被忽视的四十个细节》
[美]罗伯特·瑞 著
刘靖 译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

编辑:曲鹏 美编:陈明丽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

齊魯晚報

节水， 只需要一个动作

一个滴水的龙头，每天至少浪费5升水
5升水可以保障2个成人身体一天的需要